车站

戴 剑

友人从美国回来，电话约我见面，来了句“22路终点站”就潇洒地挂了电话。临到出门，才豁然记起，他离乡背井快20年了吧，22路终点站？哪一个？他去美国之前，那部辫子车的终点站还在东大名路外白渡桥下面呢，如今虽说折入闵行路，不远，但那地方已经变得一天世界了。路宽了一倍，树没了踪影，摩天大楼平地起来，遮天蔽日，当然也遮了他的自信。等我接通友人电话，远远地就瞧见一个愣头青一样的归国华侨，从短短的一条青浦路懵懂地走出来，给我一个无奈的表情，接着没来由地就提出一个很是非分的要求：

咱们再坐一回22路吧？

再坐一回？从头到尾？我怀疑自己的耳朵。

是！从头到尾。

然后，两个傻气又有些时髦的年轻人，就立在那个寂寥的站头。不是上下班高峰，偶尔有过路人瞧上两眼，大概觉得舍着旁边的地铁站不用，这两人估计也是闲得慌！

可从前的车站不是这样的。

我在城市摄影师陆杰那里见过好些80年代上海车站与汽车的照片，黑白或者彩色的胶卷里，有那些关于等待的匆忙，这匆忙在爱幻想的脑子里大概也成就了许多故事。那时所有的车站几乎都是露天的，一根银色杆子竖起来，像是旗杆，顶部有一块牌子，记着站名与首末班车的时间。孩童时总觉得这牌子竖得太高，但大人却偏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天然的认字教材：“喏，你看，静安寺，要认得哦，下次再来考你！”于是，静安寺在27路的车牌上静躺了好久，我太小，根本看不见，只觉得那是何等遥远的一个地方。后来终于有机会去南京西路了，那是去一个老师家里学钢琴。妈妈带着我，从车站走下来，然后我发现在那站头，她好像变得不太一样。脚步轻了，声音谨慎了。教琴的阿姨住在锦沧文华旁边的小区里，妈妈讲那是上只角，想要不给人看不起，就得凡事慢慢轻轻的。再然后，我终于去了静安寺，那时，27路已经成37路了。

但车站与我的遗憾却远不止此。有一回我坐13路，去叶家宅爸爸的单位洗澡，买好票就睡着了，谁晓得半程就开始查票，我死活拿不出那被铜剪子戳过小洞的票根，结果售票员骂骂咧咧地把我赶下车。那是新客站的站头，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十一二岁的年纪，在站头哭了好久，结果还是同等一辆车的老人好心，帮我买了票，弄上了下一辆13路。这大概算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吧。

也有柳暗花明的境遇，那是发生在我身上关于车站的最好的一件事情了。1993年仲夏，爸爸单位组织去沙家浜，厂方包了一辆大巴，在昌平路的某处上车。谁晓得我们一家三个“木太太”，到了那个临时车站，眼睁睁地瞧着大巴徐徐开出去。爸爸冲出去追，跑几步眼看要追上，索性脱了鞋子跑。妈妈跟在后头大叫。但车终究也没有停。我最慢，不过瞧着那情景着实好笑——一个赤脚大仙，背上还有一顶草帽；一个瘦弱女人，手里提着几个竹篮，慌乱地在街头奔走，连闯几个红灯。没有比这更结棍的父母了，我在后头光顾着崇拜了。半个小时后，我们三个喘着粗气在那临时站头擦汗，然后决定自费去普陀山避暑。一块用毛笔写着“员工上车处”的硬纸板在夕阳里头晃荡，像是放肆地笑着，我们也在笑，好像已然到了别处。

同追一辆车，三个人，这样的日子怕是以后没有了。就像我跟“归国华侨”的这次电车之旅，不单原来的车站找不到了，东大名路两边的弄堂全成了废墟，待到车驶入长阳路，他惊得差点跳起来——“路好宽！整整宽了一倍”！他不停地慨叹。我说只是可惜了原来那些树，比不得房子还可以原拆原建。树挪死嘛。

开到终点站，车上的位子从未坐满过，路过一个个车站，大同小异，鲜有候车的人。我瞧得出他的失望，不免想起有次去广播台做节目，我们这些70后80后霸占着话筒，讲着孩提时被父母的自行车荡着或被他们的手牢牢钳着安坐于电车上，在这座城市东逛西走，最终那些车站都成了我们的小世界，就着它接近茫茫尘世，却染不了一丝尘埃。可在场就有90后直言，他的童年是在副驾驶座度过的，一样穿行于万丈红尘，却快过我们许多。

是啊，这未尝不是另一种美好。实在是脱胎于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会生出一种特别的痴，无关乎现实意义的好或不好。那痴被记忆镀了一层金色的光，这辈子怕是也洗不掉了。

智慧快餐

郑辛遥

艺术讲究错觉，生活需要直觉。

怨谁呢

金洪远

周末，两个老同事的儿子小林和小麦来访，一看他俩的脸色就知道遇上“不开心”的事了。一探询，原来他俩的父母参加低价旅游团上当受骗了，虽说团费是“低价”，但买的花花绿绿的保健品却用去了几千元。他们还抱怨，上了两次当也就算买个教训了，想不到他俩的父母今天早上又去短途旅游了，还说这么“拎不清”，怎么老是犯低级错误啊。

这也许算不上什么秘密。居家对面的公园里总有一些旅游社的所谓业务员打着专为老年人服务的“短途游”，那令人怦然心动的“低价”，无疑对向往出去“散散心”的老人是挡不住的诱惑，加上他们经过专业培训的沟通技巧和“阿姨，叔叔”热情的称呼，往往使老人丧失应有的警惕而“慷慨解囊”。

我问小林和小麦，你们事先知道父母参加低价团吗，知道后做过善后的工作吗？他俩摇摇头。

我也知晓，有些像小林和小麦的80后孩子，忙于自个的小家庭，常回家看看已是父母的奢望，就是偶尔携家带口来探望父母，也是来也匆匆走也匆匆，吃个饭后便拍拍屁股走人了。倘若知道父母“上当受骗”的事儿，也往往是指责抱怨的多，殊不知只会引起父母的反感和逆反，干脆图个耳根清净，来个“无可奉告”。

其实，80后孩子也有不少值得点赞的。譬如与小林小麦同龄的萍萍。自打成家后，新居在松江区九亭镇，虽然和父母家远了，但心里牵挂着身患高血压的老母，每周总会和丈夫来看望父母，顺带父母喜好的“家常菜”，为老人减负，引来我们楼上楼下邻居交口称赞。我们这幢楼里有不少老人或多或少像小林和小麦父母上“低价团”当的经历。萍萍的父母也想外出“走走”，但出行的都是萍萍联系的沪上有口碑的旅行社，按萍萍的父母的话是：像这种低价旅行团啦、免费保健旅游啦，阿拉萍萍和我讲过很多次，便宜没好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我们左邻右舍还知道，萍萍父母到公园或小区散步携带的那个“随身听”，就是小夫妻孝敬的生日礼物。我知道萍萍的用意，她是希望腿脚不便的父母听听喜欢的戏曲，听听每日播报的社会新闻，增强抵御各种诱惑的免疫力啊。

没有想到，我的一番“说教”会遭来两位年轻人的频频点头：他们说，不怨天不怨地，应该怨我们没有像萍萍那样想的“周全”。他们的积极表态，我当然打心底里高兴，但转念一想，如果板子就打在他们这批年龄段的人身上，似乎有失公允和厚道。好在晚报读者众多，高人不少，是不是能有高招亮相，为我这个抛砖引玉者也指点迷津，解疑答惑呢？

边看边聊

夜光杯

案头珍品钱荷

张森明

钱荷，又名一寸莲，是一种鲜艳小巧、幽雅玲珑的案头观赏珍品。

幼年时，常见伯父莳花，耳濡目染，使我对那生机勃然的花卉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和好奇心。有时奔跑左右，以供使役；有时瞪目凝视，想捕捉到伯父指尖上放射出来的那不可思议的神奇。明明是臭蒿，它的枝顶上为什么会开出菊花？明明是柳树，怎么会开花长出了大桃？而缸盆里碗大的荷花，又是用什么戏法，把它变得只有铜钱那么小？去问伯父，他总是笑笑说，你这早晚还不能懂，过两年，我教你。

小学四年级时，伯父已很老了，又有病。春节过后的一天，他把我叫到跟前，说：“你不是想跟我学种花吗？今天，我教你一招。”说完，领我到院子里，要我把两块砖搬进屋里，放在墙角立起来，就着墙叠成个四方形。伯父又叫我把一袋黄沙倒进方形框里，这才摸索开了屉子，找出个小布袋，从里边倒出四枚莲子，剥去外壳，莲仁放在妥当的地方，然后，搔搔秃顶，拉我进了厨房，说好说歹，从伯母手里讨来四枚新鲜鸡蛋。回到屋里，将鸡蛋的小头磕开，用长嘴镊子夹起莲仁，送进鸡蛋，取过预先保存的芦苇内膜，涂上少许蛋清贴上去把破口牢牢封好，再把蛋逐个大头朝下，立在沙上。

一个多月后，将近清明，伯父从水塘里捞来污泥，放在不漏水的陶钵里。把陶钵搁在阳光下，打破鸡蛋，拣出莲仁，均匀地放进泥里。随着气温增高，不久泥里就钻出菱形小叶，展开一寸有余，日渐长大直到如成人手掌。三月底开花，花小如钱，红衣黄蕊，楚楚可人。这便是伯父当年供在书案上的钱荷。

长大之后，我忙于读书，忙于工作，对伯父遗留下来的这一技艺，一直未得亲手实施。去年方偶一为之，效果十分理想。叶展四寸，连发五叶，蔚为可观，见者无不以为美！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这是在我府上”

孙香我

网上看到两位才女写自己搬新居，文章的题目，一篇是“乔迁”，一篇是“我家乔迁之喜”。

客人到饭店吃饭，一进门服务员都会上来招呼：“请问几位？”常听到的回答是：“我们三位”，“四位”。

偶尔看到电视剧：有人登门与主人交涉事情，大概彼此谈动气了，主人大怒，一拍桌子喝斥来人：“你别忘了，这是在我府上！”

“乔迁”，“位”，“府上”，都是对别人用的礼貌语，不作兴说自家的。如今的人，难怪对别人不大知道讲礼貌，原来把礼貌都对自己讲了。一笑。

姥爷的《广陵散》

张艳阳

古琴曲《广陵散》开头是几声号角般的泛音，接着是一段在高音区的明亮旋律，以一个五徽泛音缓接七徽泛音结束；虽是缓接，却有种“大不了豁出去”的干脆。每弹至此，我的身体里腾地升起一股气流，像给全身的每个关节注入了刚硬的成分，精神为之一振，领略到乐曲里所蕴含的一身正气。

每弹至此，我还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我的姥爷。

面容清癯而目光炯炯的姥爷，慈眉善目而直爽洒脱的姥爷，总是穿着那身藏蓝色的中山装，到月底，缠过小脚的姥姥要家用，姥爷的薪水见了底儿，犯难的姥爷无奈而苦笑地摇着头，关节粗硬的大手在胸前上下摆动，像要抖落这贫困的难题，又像在慨叹着不易的生活。大舅、二舅在念大学，三舅和小姨下放农村，小舅读高中，姥爷的儿女中只有我母亲一人工作，可以时而接济一下大家庭。我从小跟随姥爷姥姥长大，太熟悉他们为了生计的种种愁苦。一天夜里醒来，听到姥爷姥姥在低声商量要不要“搭个会”，“搭会”是种民间借贷，搭了吧他们怕到期还不了，不搭吧又实在捱不过家里的急用，后来我睡着了，不知他们如何解决的。

《广陵散》描写的是战国时期聂政为父报仇的故事。聂政的父亲为韩王铸剑，因交期晚了而被杀，聂政隐居深山十年，练成高超的琴技得以走近爱听古琴的韩王，为免行刺后被人认出而牵连自己的家人，他不惜刺破面皮毁容，毁坏嗓音变声。“士可杀，不可辱”，平头百姓也许无处讨得公道，但有以命相拼的勇气和执着。琴曲中有多处间勾、叠涓、拂滚、泼刺、劈托、掩拙和大段酣畅淋漓的泛音，表现了聂政对以权欺人的当权者的愤怒，和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弹奏时我会想起在姥爷身边听过的京剧，和他讲过的京剧故事。姥爷家在小巷深处，那里的平房门挨门、窗对窗，拥挤逼仄，却邻里和睦、门户常开，平淡如水的生活中，唯一的享乐是一只小小收音机。晚饭后，姥爷坐在门外墙边的竹椅上，收音机里播放着他最爱的马连良唱的段子：“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那抑扬顿挫的旋律和松紧有致的板眼深深刻在我儿时的心里，40年后的今天，在琴曲《广陵散》中，我常听出京剧的鼓点，想到那些荡气回肠的京剧故事。

《广陵散》中唯一的慢板——第17段的“循物”，是聂政“取韩”“亡身”后“返魂”的独白，乐曲运用大段走手音和吟猱绰注，表达他对生命、对亲人的留恋，和舍生取义后的无怨无悔。第23段的“收义”是聂政刺韩后为卫士所杀，尸体被抛街头，他的母亲（一说姐妹）不惜冒死前来认尸，为亲人送别，激昂如歌的旋律如痛心的质问、似愤怒的声讨。这两个极为精彩的段落，在古琴大师管平湖的打谱和演奏中，“悲而不怨，哀而不伤”，让人看到堂堂君子的磊落胸怀和潇洒正气。每弹至此，又会想起姥爷，或者说，想起像他那样的普通百姓，虽然不是英雄，却用默默无闻的一生书写了同样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字。

《神奇秘谱》所载的《广陵散》有45段，每段有个二字的标题，据传，它本是从汉代就传唱在淮河岸边广陵一带的歌曲，后来歌词失传，仅曲谱保留。因为它将为君的二弦降至与为臣的一弦相同音高，并有许多反抗暴虐的不平之气，曾为封建统治者所封杀；但广大民众的热爱让它以顽强的生命，穿越历史的风霜流传至今，千百年来它一直是琴曲中的奇葩，被视为最高级别的大曲。其实《广陵散》并不神秘也不难弹，但要弹出其中的韵味儿，除了技巧，更要有一颗刚正不阿的心。

人们说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广陵散》。我亲爱的姥爷是最最普通的中国人，他可能从没听过古琴，但我觉得，他用自己清白正直的一生唱出了自己的《广陵散》。

七夕会 影音方圆

跨过玻璃桥

李慧冰

从拉斯维加斯只需要两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可抵达科罗拉多大峡谷。一月的亚利桑那阳光明媚、气候宜人。我们在停车场换乘上景点保护区内的环保车，两个站点后，大峡谷赫然在目。

站在崖边，隔着深不见底的峡谷，只见对岸红色巨岩断层，如刀削斧錾，排排层层，气势无比壮丽。走近崖顶朝下看去，令人不由得胆寒。

最为刺激的是架在大峡谷上的“玻璃桥”。这是一条空中走廊，位于大峡谷西端北岸的山崖顶上，呈规整的U形，宽约2米，全长大约也就20米，除了不锈钢骨架外，特别之处在于它通体是玻璃。要知道，地面到谷底最深处有1.8公里的直线距离，在大峡谷之巅的这场“空中漫步”，是一场真正的胆量测试！游客在玻璃桥上战战兢兢，抖抖豁豁。20米的长度，每一步伴随着胆量和心跳的撞击。当走到U字形的拐弯处向东望去，可见两边高耸的山岩之间，科罗拉多河蜿蜒而来，壮观雄浑的景色，尽收眼底。

但也有人面对如此仙境临阵逃脱的。有对夫妇，约摸40来岁，票也买了，已走到桥旁入口处，伸长脖子看着脚下全透明的玻璃桥底，不知咋地脚就不听使唤了，整个人像被钉子钉住了一样，吓得怎么也迈不开步子，最终放弃了。

还碰到一对年轻恋人，很是有趣。男的坚持要走桥，女的说好害怕，让男友一个人走。双方在入口边犹豫叽咕了好一会，突然间那男友提高嗓门大声说道：“你不是说过要与我生死与共吗？眼下不过是走一下玻璃桥而已，你就甩下我一个人，不管了？请记住爱的誓言，拿出爱的勇气，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只见他们俩紧紧地拽着对方，一步一步，终于走过了玻璃桥。

凡有胆量走过玻璃桥的人，工作人员会热情地送上一份GRAND CANYON WEST证书：“走过玻璃桥证书”。当我接过证书的那一刻，也好生激动，说实话，走在桥上那会儿，真是胆战心惊，腰膝发软呀！我一眼瞥见刚才那位不敢走桥的姑娘，她手拿着那张证书，在傻傻地叫着：我有证书啦！我拿到证书啦！

走下玻璃桥，我突地想到“玻璃心”一词。玻璃桥让我知道：想要过“坎”，万万不可怀着一颗玻璃心，导致有好多本可完成的事，未作尝试就因为害怕失败而退却。把心理上的“坎”先“砍”了，那么，任何坎都是可以试着跨越的。就像桥上曾经犹豫的那对恋人，抛却了脆弱易碎的玻璃心，满怀信念，一步一步地，也就迈了过去。总是往脚下看，畏惧会使人停止前进的脚步。

大峡谷，地球上最美丽的伤痕；玻璃桥，跨过伤痕的那座桥……